

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
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
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
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
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

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
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
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
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
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
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

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
承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
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
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
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
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

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篇令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

因附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帝
闡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
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
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
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
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
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
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
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
倬註釋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爲
引註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
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

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有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

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
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
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
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
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
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
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
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
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
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
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
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

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
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
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
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
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

阮逸序

中說卷上

隋 龍門王通著 明張易明

王道篇第一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鋼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

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常。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天子自秦歸晉、宅居滂陽。然後三才五常各

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

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逢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

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習書至栢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繁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荅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

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歛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歛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

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
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泪葬倫乎。
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藏。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
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
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
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
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爲羊
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
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
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
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
以卽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晞
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
談。則及玄遠。未嘗藏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
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已也。子曰。
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
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

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旣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天地篇第二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子曰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玄齡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遲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

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劭，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久有端序，音若墳簏，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

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云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

爲已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

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口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

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于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

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
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
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
樂。則三王之學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
止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
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
法其道甚濶。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
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
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子燕居董

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
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
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
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
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
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
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
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
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

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淪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太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爲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事君篇第三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

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視民如傷，奚爲不終？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

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
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令旬月而易，吾不
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土而
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甲。子曰：美哉乎！也。古君子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
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
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

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
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
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
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
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
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
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
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子
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儻子曰

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悖乎。悖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夫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子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亦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

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

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造中者也。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大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

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讚
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卜吾於詩
書也卜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
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
存之者也子聞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
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
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挈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
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無
或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

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
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
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
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
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
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
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
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
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旣葬之曰自仲

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萬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接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遭，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寡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

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周公篇第四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疊疊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溫彥博問稽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

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二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

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相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中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

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一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

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衣來其悔。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盡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曰誠哉。或問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

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董常歌。擗栢舟。子聞之曰。大實爲之。謂之何哉。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具。不具。子聞之曰。古之

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子先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不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口。所以爲能也。或曰廣子口。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誠。

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也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遺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髦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子謂房玄齡曰

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忌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感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子有內第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問易篇第五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人物

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告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已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文

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栢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讀洪範。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

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

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繅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勞之，見主人必憚之，鄉里不騎雞，初鳴則盥嗽具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

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志其慙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與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亾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

者之不如昔也。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於隍矣。賦鬼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子曰。俟

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董常死子哭之
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
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
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
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賈瓊問太平
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
見矣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
下言利矣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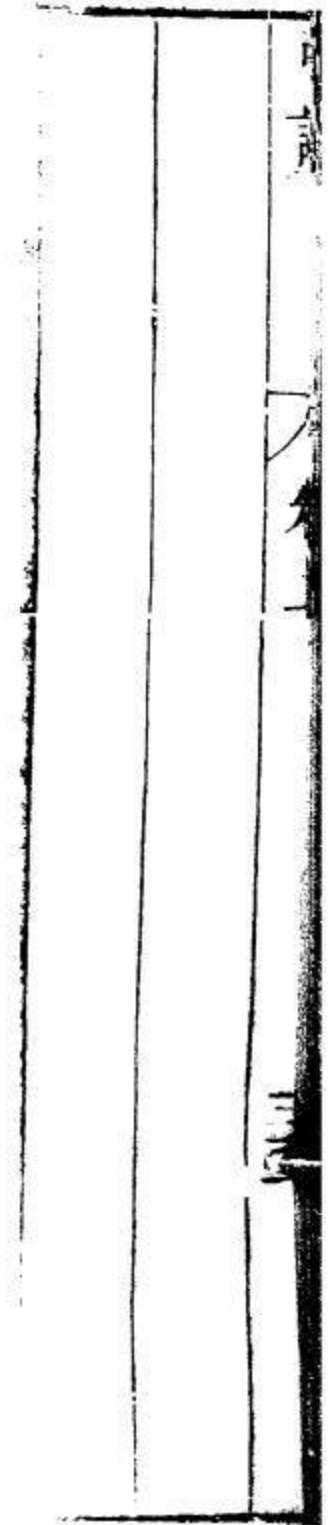
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
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
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薛方士口逢惡斥之遇
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
聞之以誠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
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
而已賈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
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諷之無
闕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

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栢靈之際，帝制遂亾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典而帝制亾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中說卷上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說卷下

禮樂篇第六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
崇貴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
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文中子
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
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
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問溫嶠子曰毅人

也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子曰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平者也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旣而謂薛收曰斯人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

爲美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

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闕人。以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

彝倫矣。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遽我生民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三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

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有，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

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鈞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簷也。子驟而鼓南風，鈞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遠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鈞者，搖竿鼓拽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撰焉。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益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猶善可矣。不有言乎？誰明道乎？子不相形，不疇疾，不卜非義。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光能之。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

慎密不出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達出遇程元寔。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

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以歎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子在終。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董常問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困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光曰在險

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述史篇第七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豈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

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
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
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
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
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
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
吾誰適歸天地有奉主民有庇卽吾君也且居先王
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
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

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
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
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
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亾
而其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
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
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亾也君子猶懷之故
書曰晉宋齊梁陳亾其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
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

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法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卹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未不足存也。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制誥詔冊則幾乎典誥矣。薛收問仁，子曰：五帝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溼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

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齷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取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頽綱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謂賀若弼

曰壯于趾而已矣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

子不可與語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做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董常之喪子，赴洛道於河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

策若行十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及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亾矣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强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赤宜矣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魏相篇第八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子曰孰謂齊文宣曹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董常問古者明而不

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問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旣而曰。不可爲矣。子曰。

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王考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詰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

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酒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

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予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進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

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子。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

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虞世基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勝也。纖悵者，義之蠹也。子曰：元經

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旣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旣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誦俗，姑存之可也。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子讀說苑

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頰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

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僞靜詐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

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之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芮城府君讀說苑，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

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愀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谷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訐，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甘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立命篇第九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

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瓊拜
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
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敦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
子而教。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
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
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美焉。惟精惟一。誕
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
能不違。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

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
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
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
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
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
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
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
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
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

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
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
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
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
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
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
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
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
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

之矣。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子曰。治亂
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
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
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
帝肖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
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耶。吾獨
柰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疊。劉
峻亦知言哉。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
乎。子曰。讓矣。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

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
曰讜人容其許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
政矣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
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泣然曰仁壽大業之際
其事忍容言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
於歎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
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
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
不知蠶織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樸朴散其可
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
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
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
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
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
書禮樂復何爲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
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
不可歸哉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

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賁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

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

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北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關朗篇第十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口時可知矣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姚義困於窶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况爲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

可察求本則遠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周我心也無訟乎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曆數

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墮。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况君乎。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

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亾秦之罪也。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

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薦是菘，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必紹周漢。以士襲火，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永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遠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故小人。遊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

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

中說卷下終